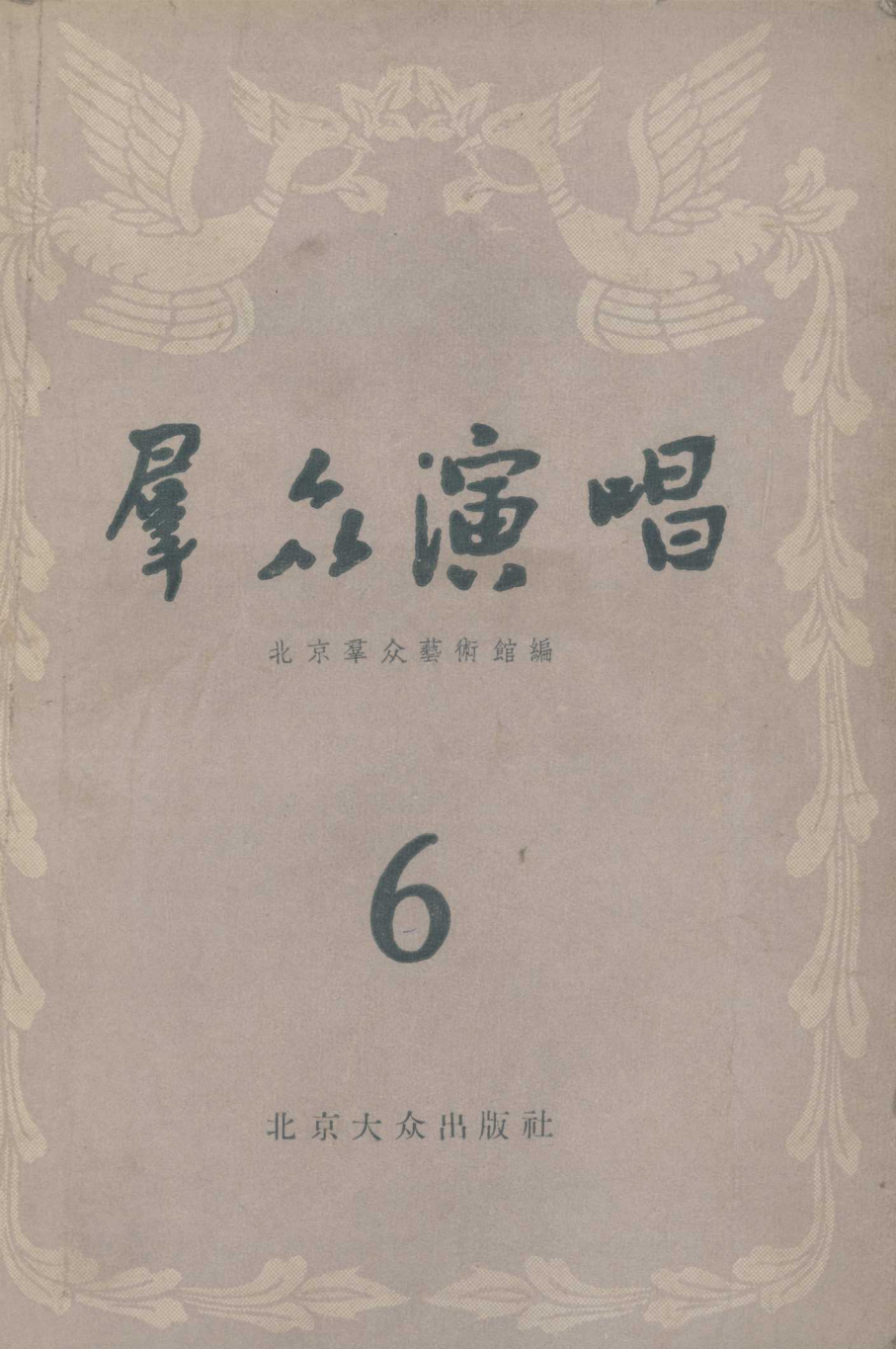




羣众演唱

北京羣众藝術館編

6

北京大众出版社

群 众 演 唱

第 六 輯

北 京 群 众 藝 術 館 編

北 京 大 众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內 容 介 紹

办食堂 揭露了某工厂的食堂管理員存在着不顧群众利益，單純營利，追求“企業化”和強調“經濟化”的兩種錯誤偏向；指出了办好食堂对保証生產的意义。

開車之前 描寫鐵路檢修工人李鳳岐与王工長在突击檢修任务上兩種不同的思想冲突，歌頌了工人們打破常規、積極鑽研創造的精神，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

夫妻学文化 描寫某農業合作社生產大隊長刘琪在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中，深深感到学习文化的重要，不但自己刻苦鑽研，还帶动了他的爱人一道参加学习，並取得了优良的成績。

悬崖擒匪 描寫边防战士宋光、朱人杰，在大江中發現了敌人用死狗伪装的一颗炸彈，立即搜尋線索、跟踪追查，經過猛烈搏斗，終於擒獲敌人的故事。作品刻画了战士們勇敢、机智的英雄形象，表明了任何暗藏的敌人都难逃法網。

賽足球 通过一場足球比賽，反映了某些日用品不合規格的現象，並对这些忽視質量的情况作了尖銳的諷刺。

除四害 用拟人的手法，通过“四害”的具体形象，說明只有把它們徹底、干淨地消滅掉，我們才能过幸福的生活。

群 众 演 唱

(第六輯)

北京群众藝術館編

※

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总經售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

開本787×1092 1/32·1 14/16 印張·38,000字

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册

統一書号10071·14 定價0.18元

目 錄

- 办食堂（相声） 中華全國郵電工會 吳 震（1）
- 開車之前（山東快書） 齊齊哈爾鐵路職工 任殿文（10）
- 夫妻學文化（西河大鼓） 北京紅星集體農莊 金克岩（20）
- 懸崖擒匪（單弦） 清華大學學生 班 煒（24）
- 賽足球（相声） 賈 魯（34）
- 除四害（快板劇） 山 川（46）

办食堂（相声）

中華全國郵電工會 吳 震

乙 您才來？

甲 才吃過。

乙 才吃過？您怎麼所答非所問啊？

甲 你不知道，我對“吃”的問題研究的太深刻了，所以隨口就說出來啦。

乙 這麼說，您對“吃”的問題下過功夫？

甲 別的不敢說，光研究“吃”的書我就看過三百多斤。

乙 看書還論斤哪？

甲 怎麼不論斤？都是從打小鼓的那裡買來的嘛。不論古今中外的書，只要是關於“吃”的，我都買，我都研究。上自唐朝韋巨源作的“食譜”，元朝勿思慧的“飲膳正要”，一直到現代的食物營養學，中西菜譜，我都讀的滾瓜爛熟。這還不算，我還親自領導過烹飪實驗九千多次。

乙 喝，真不簡單哪！

甲 “吃”在我國，各地有各地的風味，各地有各地的特產。北京的烤鴨子，廣東的龍虎斗，四川的怪味雞，西安的牛肉餛飩，開封的鯉魚三味，都是歷史悠久，遠近馳名。

乙 您說的這些，我也知道，南甜、北咸、東辣、西酸，北京出名的還有豆汁呢！

甲 會做吃的，講究用一種原料，做出菜來花樣不同。剛才說的那個“鯉魚三味”就是一條魚能做三樣菜：紅燒頭尾，

炸烹中段，外饒一个魚骨湯。

乙 花样多才能調剂口味。

甲 你就拿丸子來說吧：有川丸子、溜丸子、炸丸子、熘丸子、三鮮丸子、四喜丸子、糯米丸子……总之是分葷丸子、素丸子，不分水丸子、密丸子。

乙 廢話！水丸子、密丸子是丸藥！

甲 再拿肘子來說吧，就分熏肘子、醬肘子、扒肘子、烟肘子、紅燒肘子、水晶肘子……除了真肘子，还有假肘子。

乙 哪有假肘子呀？

甲 怎么沒有？拿塊肉皮包塊瘦肉，用繩子一勒，放在鍋里一煮，就硬充肘子賣，这叫做“以假乱真”。

乙 您真有点研究。

甲 再拿鴨子來說吧，就分烤鴨子、滷鴨子、扒鴨子、熏鴨子、醬鴨子、清蒸鴨子、黃焖鴨子、脫骨鴨子、脆皮鴨子……南京出名的有咸水鴨、板鴨，北京出名的有填鴨……什么鴨子都能吃，就是有一种鴨子不能吃！

乙 什么鴨子？

甲 脚鴨子！

乙 那是不能吃。哎，听您背了半天菜名，您許是幹这一行的吧？

甲 不錯，我是我們工厂的食堂管理員。

乙 噢，您是食堂管理員，你們的食堂一定办得不坏。

甲 当然，我們的食堂短不了預备点海參魚翅的，您要發了薪，請過來尝尝，不多算錢！飯票我借給你。

乙 这說哪兒去啦？我問您，你們的菜都賣多少錢？

甲 分甲、乙、丙、丁四种。甲菜一元二角、乙菜一元、丙菜五角、丁菜二角，还有各种酒：白酒、黄酒、青梅酒、

橘子酒、玫瑰酒、葡萄酒……您要來二兩，准保滿意。

乙 得了，得了，您這是開館子哪！菜價這麼高，誰吃得起呀？

甲 吃不起？吃不起也得吃！

乙 怎麼，吃飯還興強迫命令啊？

甲 不是這個意思，咱們的食堂占有地利。

乙 這怎麼講？

甲 工廠設在郊區，附近又沒有小飯鋪，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下了班不上食堂吃飯，還上哪兒吃去？

乙 這叫地利呀？不像話！

甲 食堂開張頭半个月，買賣真好。

乙 買賣好？

甲 買賣雖好，出息不大。我到食堂里轉來轉去，一調查原因，才知道吃丁菜的人太多了。

乙 那以後就多預備丁菜吧！

甲 我趕緊通知炊事員，以後丁菜降低成本……

乙 好！

甲 提高售價！

乙 啊？

甲 就是這樣限制，還是吃丁菜的人多。我又鑽研業務，找了個竅門。

乙 什麼竅門呢？

甲 甲菜、乙菜設兩個窗口，不用排隊，隨便買。丙菜、丁菜設一個窗口，這兩樣菜，每一樣就炒一鍋，買菜的排隊，來晚了的沒有！

乙 這是誠心擠兌人！

甲 對呀，要是不擠兌，每天食堂就能滿座兒嗎？要是不擠兌，人民銀行儲蓄部就能那麼安靜的享清福嗎？

乙 大伙兒把工資都吃到肚子里了，人民銀行的儲蓄部当然沒有人去。

甲 可有的地方他們还是去的。

乙 什么地方？

甲 新華書店的分銷部，合作社的百貨部，這兩個地方經常的拥挤不堪。

乙 那是應該的。日用百貨是人們生活上需用的东西；書籍雜誌是人們的精神食糧，都不能缺少。

甲 吃虧的是新華書店。

乙 怎么講？

甲 人人上那里去，都是光看不買。那些書啊、報啊，都給人看坏了；百貨部倒是不怕看。

乙 合着也是沒錢買啊？照这样我看非有意見不可。

甲 沒有。不但沒有意見，人家还給食堂送了一首詩——跛脚詩，就是癩子詩，又叫十七字詩。

乙 管他什么詩，你念念听听。

甲 头兩句：“下工進食堂，扑鼻酒肉香。”

乙 不錯，这說明食堂的飯菜做得好。

甲 后兩句：“抬头見菜价，心慌。”

乙 都叫你給敲怕啦！

甲 我一看这首詩，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

乙 怎么啦？人家送的詩，称得起是妥貼而切合实际。

甲 憑我这看了三百多斤書，領導过九千多次烹飪实验的人，幹这小食堂本來就屈材，我費这么大的心为了誰？結果会落了这么几句！我一賭气，把这首詩給改了。

乙 您怎么改的？

甲 “自願進食堂，聞得酒肉香。”

乙 跟人家的差不多呵。

甲 差得多！您看，我特別強調這“自願”兩字。咱們食堂的菜是比較講究一點，可我也不是下請帖請你來的，腳長在你身上，是你自願來的。再說，酒肉當然是香，可你要不吸氣，不用鼻子去聞，它能自己往里鑽嗎？

乙 得啦，你这是強詞奪理嘛，后兩句又怎麼說？

甲 “沒錢能賒賬，甭慌！”

乙 賒賬？

甲 對，一個月一結算，發薪還錢。

乙 要是發薪還不起呢？

甲 還不起也得還！誰叫你吃來着？反正食堂不管候賬，我們雖然不是全聚德，大小也是個買賣啊。

乙 啊，照你這樣的經營方式，領導上也不能不管呀！

甲 嘿，要不管倒好了，我幹了不到一個月，領導就找我談話，張口就問我：“為什麼暴利經營？”

乙 問的對！

甲 我說：“企業化嘛，還能不賺點錢？”

乙 領導上說什麼？

甲 領導上說：“誰叫你企業化的？”我一想，着哇！誰叫我企業化的？

乙 那你問誰？

甲 我說，雖然上級沒有明文指示，可是大家都說企業化、企業化的，我就企業化了。

乙 噫，敢情是道聽途說，你自己的主意呀！

甲 我本來打算在領導面前露一手，沒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其實省錢的事誰不會做？好罷，干脆！堅決改變經營方針，按照領導上的意圖，一定做到經濟化、大眾化。

乙 这就对了！

甲 从此以后，食堂的飯菜减低售价，甲菜八分、乙菜五分、丙菜三分、小菜一分，馒头一分錢两个。

乙 可真便宜。那么菜的质量呢？

甲 豆腐上找，什么拌豆腐、素熘豆腐、素熬豆腐、素炒豆腐、滷蝦油豆腐……連小菜都是臭豆腐、醬豆腐，本來还想做鍋塌豆腐、鷄魚豆腐、麻婆豆腐、沙鍋豆腐，因为怕不經濟，就沒有預备。

乙 除了豆腐不能吃别的啦？

甲 也常換換样兒，比如說黃豆芽麻豆腐，綠豆芽熬粉条，黑豆芽熘豆腐渣，羊油炒麻豆腐，素炒豆腐干，素熘豆腐絲，要不然我就是熏香干、霉干菜、豆瓣醬、炒豆豉。

乙 喝，你跟豆子幹上了！

甲 有一天，我在食堂排菜牌子，有几个工人同志在旁边聊天。这个說：“現在食堂的价錢倒是不貴了。”那个說：“經營方法上還有問題。”我一听，怎么，又有意見啦？

乙 虛心接受意見，才能改進工作！

甲 他們这意見也不过就这么說說，不具体。我也沒理會。等我排好了菜牌，一扭头，人沒了，牆上貼着个紙条。

乙 又送給你一首詩？

甲 可不。这首詩寫得不坏，我品了品，有古風。上兩句是：“煮豆在鍋里，豆在鍋中泣。”

乙 不大明白。

甲 这就是說，咱們食堂里总吃豆子，鍋勺一响，豆子在鍋里都哭了。

乙 下边兩句呢？

甲 “滿門都殺尽，相煎何太急？”

乙 这又怎講？

甲 咱們食堂不淨吃豆子嗎，黃豆、綠豆、青豆、紅豆，連豆子的兒子——豆芽、豆腐，都要斬盡殺絕，這不是急碴兒嘛！

乙 這是諷刺你哪。

甲 我不明白。我看他那詩寫得整整齐齐，分兩行排列，好像一付對聯，我就提筆給他來了個橫批。

乙 什麼橫批？

甲 “愛吃不吃！”

乙 這是不虛心接受意見啊。

甲 我心想：“你們不歡迎我，有歡迎我的。”

乙 誰歡迎你呀？

甲 工廠外的楊大個兒、李老二、王三柱兒都歡迎我。

乙 他們是誰？

甲 都是新由城里來的：有的賣餛飩，有的賣老豆腐，有的賣三角、澄沙包子。

乙 你給人家趕生意，還不歡迎你。

甲 這回領導上又找我去了。

乙 是得找！

甲 領導上說：“怎麼搞的？”我說：“我是貫徹您指示的方針。”“你把方針說說！”“沒錯，大眾化、經濟化，我時刻牢記在心。”“你把指示再好好看看。”好，我拿起指示再一看，敢情……

乙 記錯了？

甲 我只記住了半截，指示後邊還有“實惠可口，為群眾服務”的字樣呢。

乙 好嘛，上回是“無中生有”，這回是“片面理解”！

甲 唉！从这以后，食堂可就变样了，和以往大不相同。就拿早点來說吧，有炸糕、燒餅、豆腐腦、油条、杏仁茶、豆腐漿，天津包子就炒肝，牛奶鷄子加蛋糕，外帶烤白薯。

乙 这真是適合各种口味，符合不同的要求，有甜有咸，有貴有賤，有中有西。

甲 再說每天兩頓飯吧，菜是最高二角，最低五分，花样多，口味美，价錢还便宜。主食也是多种多样，保證了工人同志的营养充足，身体健康。这样一來，食堂內真是熙熙攘攘，門庭若市，大受欢迎。炊事員的工作積極性也發揮了，掀起了競賽，还發明了包餃子、切餡子、蒸窩头的机器。

乙 这回群众有反映嗎？

甲 当然有啦，送了半首西江月。

乙 怎么寫的？

甲 “兩、三角錢（的）飯菜，”

乙 吃一頓花錢不多。

甲 “葷素花样安排。”

乙 有葷有素，換着样吃。

甲 “取消烤鴨（也）不吃齋。”

乙 烤鴨子不能常吃，可也不能总吃豆子。

甲 “食堂（的）轉變真快！”

乙 群众表揚了。

甲 不單群众表揚，工会还送了一面大紅錦旗，上面寫着：“为生產服务，为工人服务”。

乙 瞧，多么光荣！

甲 还有哪，年終开評獎大会，伙食工作人員也当上了劳动

模范，胸前戴着大红花，挨个儿上台领奖。大家一致热烈鼓掌欢迎。

乙 这么說，您当然也得獎了？

甲 沒有，我沒有功劳。

乙 过去虽然沒有办好，現在办好了，这都多虧您这个管理員，总结經驗，知錯必改，才得到今天的成績，你当然有功。

甲 那、那、那是群众的力量。

乙 您太客气，沒有您的領導，也不能得到这么大的成績。

甲 我……我实在不是客气……

乙 怎么不是客气？

甲 那是人家新來的管理員办的，我早就从食堂調走啦！

開 車 之 前（山東快書）

齊齊哈爾鐵路職工 任 殿 文

說的是上月二十一，
西北風刮的嗖嗖的。
月黑天大雪紛紛下，
論節氣正在三九里。
虽然是零下四十度，
火車頭跑的滿頭大汗還冒熱氣。
單表那山溝里的一個火車站，
那修檢房間就在鐵路西。
這時候已經是下午過七點，
列檢工友都到房裡來聚齊：
有的正在擦燈罩，
有的正在卷紅旗，
有的正忙着清点工具，
交了班就好回家去休息。
為的是明天要把大班歇，
一個個臉上笑嘻嘻，
紛紛交談心里的事，
你瞅瞅我來我瞅瞅你。
有的說明天我要去看新影片，
有的說合作社的物品挺便宜，
有的說我要去照一張半身相，

送給我那未婚妻。

有的說我要到書店里躍一趟，

看有些什麼新書籍。

有的說二十多天沒有出事故，

眼看着紅旗又是我們的。

大家伙有說有笑正高興，

忽听得“光当”一声有人把門踢。

大家伙一看，原來是那老工長，

一進門他就沒好氣，

一歪身坐在板凳上，

嘟嘟囔囔的直發急。

小于說：“怎麼的啦？王工長？

是誰又來惹着你？”

“早不弄來晚不弄，

偏到這個時候出把戲。

站長說‘二四〇二’就要提前到，

進來馬上就解体。

還要編成‘四五四’，

到點就要開出去。

連接帶發事兒一大串，

有一輛貨車還要大修理。

里外不到一點鐘，

時間短，怎麼來得及？

活又忙，天又黑，

就算有先進經驗也使不的。

萬一有個長和短，

要保住紅旗可就不容易。

我正想開言答句話，
他立刻又給我來了一頓大道理：
什麼農業合作化，
什麼公私合營大勝利，
什麼工人階級要帶頭，
領導不要落後於實際。
這些理由還用講？
元旦的社論我啃的爛熟的。”
那王工長一開腔就沒個住，
在一旁急壞了大老李。
他是列檢工會小組長，
名字就叫李鳳岐。
他五尺多高中溜個，
論足歲他才三十七，
臉蛋通紅身體好，
幹起活來真積極，
學習虛心進步快，
更會分析新問題。
老李聽了這些話，
心裡不住暗合計。
有心去把工長勸，
氣頭上他准不搭理。
時間剩的實在少，
工長說的也有道理。
這個念頭剛一轉，
馬上又自己問自己：
“李鳳岐呀李鳳岐，

虧你还是工人階級！
戰勝嚴寒保證正點，
黨員大會有決議。
‘保守’、‘本位’思想不反掉，
多嚙才能到社會主義？
支部書記說的好：
‘有困難咱不能把頭低。’
應該幹的活硬要推出去，
得到了紅旗也沒臉皮。
我發動大家找竅門，准有辦法，
對！趕快動手別猶疑。”
他回頭就把工長勸，
認真嚴肅把話提：
“王工長，常言道軍隊要想打勝仗，
各路兵種要配齊。
生產運輸也一樣，
雖說隔行不隔理。
聯合動作不好，
造成損失難估計。
保證的條件要是落了空，
那時後悔來不及。”
工長抬頭把他望，
張了張嘴沒言語，
沒奈何只好把頭點，
老李當下就笑嘻嘻。
“同志們！現在已經落信號，
咱們趕緊接車去。”